

裂島時間

台灣當代科幻小說的災難、時空、身體*

林新惠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本文提出「裂島時間」的概念，試圖說明台灣當代科幻小說中災難、時空、身體的多重交織。「裂島時間」標誌台灣當代科幻小說的特殊性：時常以「變形的台灣島」對應「災難之後的非線性時間」。當災難既斷裂了原本線性進步的時間觀，也改變了台灣島的形貌，從此不只「裂島」上的日常生活有待重建，時間性也有待重構。本文研究高翊峰（1973-）的《2069》（2019）、伊格言（1977-）的《零地點 Ground Zero》（2013）、吳明益（1971-）的《複眼人》（2011）三本涵蓋天災和人禍的小說，試圖指出文本所呈現的「裂島時間」如何以多重的時間方向性（迴路的、後退的、糾纏的），挑戰人類中心的現代化常規時間。三本小說不僅皆描繪島嶼變型的後末日景觀，也以島嶼的改變形態對應到人與非人身體和物質的改變形態；繼而，這些被改變形態而偏離常規的身體、物件及它們形構的社會結構，就成了多重時間性的體現。在科幻崛起且後災難（如新冠疫情）的時代，「未來」已經不只是遙遠的時間投射，更是當下的文化政治論述角力。本文期許以「裂島時間」重新概念化台灣科幻，並在全球科幻中定位台灣。

關鍵詞：島嶼、科幻、時間性、吳明益、高翊峰、伊格言

* 本文部分內容曾以“The Reassembled Non-Normative Future in the Post-Apocalyptic Fiction of Taiwan”為題，以英文口頭發表於2021年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ATSA）第26屆年會「關鍵字台灣」（Keywording Taiwan, May 2021）。中文論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詳細閱讀、提供寶貴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Disassembled Island-Time:

Disasters, Temporalities, and Bodi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cience Fiction

Lin Hsin-Hui

Ph. D Studen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term “disassembled island-time” to specify the entanglement of disasters, temporalities, and bodies represented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cience fiction. Disassembled island-time underscores a key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ese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 in many novels, disasters frequently lead to the synchronous transformation of temporalities and the island of Taiwan. More precisely, when a disaster breaks the island of Taiwan apart, the residents’ daily lives – along with the linear progressive temporalities they embody - are also fragmented. This work investigates three novels that encompass both natural calamities and man-made disasters: *2069* (2019), by Kao Yi-Feng (高翊峰); *Ground Zero* (2013), by Egoyan Zheng (伊格言); and *The Man with the Compound Eyes* (2011), by Wu Ming-Yi (吳明益). In these novels, disassembled island-time is manifested through diversified directions of time, herein referred to as “looping,” “backward,” and “entangled” time, respectively, challenging the norms of anthropocentric temporalities. These diversified temporalities are encapsulated in non-normative human and non-human bodies, objects, and lands that are transformed dramatically by catastrophe. In other words, these works of science fiction not only

depict the post-apocalyptic sceneries in which islands are disassembled, but also configure a coherence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slands and the alteration of bodies, human–object rela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s. In a time when science fiction is trending and disasters (such as, for example, the Covid-19 pandemic) are prevailing, the “future” is no longer a far-reaching projection of time, but rather the presentation of rivalries among different cultur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s. This paper uses disassembled island-time to reconceptualize Taiwanese science fiction, relocating Taiwan within the upsurge of global science fiction.

Keywords: Island, Science Fiction, Temporalities, Wu Ming-Yi, Kao Yi-Feng, Egoyan Cheng





裂島時間

台灣當代科幻小說的災難、時空、身體

一、前言

本文提出「裂島時間」的概念，用以指認台灣當代科幻小說中，由「災難」而開展的多重未來性。「裂島時間」不只有助於概念化台灣當代科幻小說的災難、時空和身體，也能在科幻席捲全球文學及大眾媒介的當代，標示出台灣科幻的獨特性。¹時空和身體的變異，在科幻文本中屢見不鮮；然而，本文透過分析三本台灣當代科幻小說，指出當代台灣科幻的獨特性，在於時空和身體的變異，往往和「台灣島」的變形，相互映照、互為表裡。更精確而言，「裂島時間」這一概念顯現的，是台灣當代科幻小說特有的島嶼（台灣島）、時間、身體的糾纏關係。

「裂島時間」具體呈現在三本台灣當代科幻小說中：高翊峰（1973-）的《2069》（2019）、伊格言（1977-）的《零地點 Ground Zero》（2013）、吳明益（1971-）的《複眼人》（2011）。三本小說皆出現天災人禍導致台灣島碎裂、不完整、變形等情形；而島嶼被改變的模式，往往和島上人民的身體、生活、關係被改變的模式相互映照。例如《2069》影射台灣島的土地和主權因災難而四分

1 近年來，中國科幻由於中國政府的推廣，以及大量翻譯成英文，形成不可忽視的風潮。另外，台灣也在2021年推出少見的科幻電影《緝魂》。關於中國科幻的相關討論可見2020年於*Frontiers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出版的中國科幻專號（來源：https://journal.hep.com.cn/flsc/EN/volumn/volumn_3712.shtml#1，檢索日期：2021.10.25）。關於中國科幻在全球崛起的媒體報導可見於《紐約時報》、《衛報》等重要媒體，如Alexandra Alter, "How Chinese Sci-Fi Conquered America."（來源：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3/magazine/ken-liu-three-body-problem-chinese-science-fiction.html?_ga=2.88899611.1422297751.1621243761-570570004.1618641117，檢索日期：2021.10.25）、Ben Child, "To ideology and beyond: will China's sci-fi movies plot their own course?"（來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20/aug/21/to-ideology-and-beyond-will-chinas-new-sci-fi-directors-plot-their-own-course>，檢索日期：2021.10.25）

五裂，島上人民的身體，也分裂成由不同外來政權介入管理不同器官部位的碎散肉身。又例如《零地點 Ground Zero》呈現核災後台灣島被切割為進步和倒退的兩種區塊，而島上人民的身體，也區隔為積極尋求治癒的進步身體，以及有意抵抗治癒、任憑核輻射病使自己衰變的退化身體。在這些小說中，災難像開關一樣啟動了多重樣貌的非線性時間：人與生化人、機器人拼湊成「無法再生產」、「無未來」的非常規家庭；身心障礙者抵抗主流社會的進步時間觀，退而另立自己的生活圈；又或者是災後由眾人重構的文化技術、自然、廢棄物共生的未來。這些另類時間的生成，都和災難造成島嶼和人體的形態改變息息相關。

這三本小說呈現的災難有兩種相似性：其一是天災與人禍的加乘作用，其二是災難導致的島嶼形態改變（土地分裂、居住環境被重新劃分、海岸線的動態變貌等都屬於本文廣泛而言的「裂島」）。在此相似性上，三本小說所開展的「裂島時間」卻各有殊異。在觀察這三本小說的裂島時間時，本文採取的是後人類及酷兒的時間觀——事實上，在後文即將分析《複眼人》的部分，其中所引用的學者之一巴芮德（Karen Barad）即是同時立論於後人類及酷兒理論之上。本文同時引述後人類和酷兒理論，對應的是當今這兩者理論之間的親近性。酷兒學者劉文已指出，酷兒理論朝向「低落、倒退、機械」三者發展。其中，倒退和機械這兩個方向，對應到的便是非常規的時間性，以及人與非人的交織。酷兒理論和後人類理論的交織，讓個體脫離「常規 vs 抵抗常規」的二元脈絡，而能納入更多人和非人他者的連結性。因而，後人類酷兒理論所批判的將不僅限於性（sexuality）的常規，也包括性的常規如何和科技物質性、生物決定論、以及現代性中單一且壓迫的時空（space-time）相互交織。²

後人類和酷兒理論對於身體（以及任何具體的物質）如何體現時間性的討論，非常適合用於觀察《2069》、《零地點 Ground Zero》、《複眼人》三本小說中的「裂島時間」。這三本小說皆以島嶼、人與非人的身體、人造物件等物質，

2 Wen Liu, "Feeling Down, Backward, and Machinic: Queer Theory and the Affective Turn." *Athenea Digital* 20:2 (2020.07) (來源: <https://doi.org/10.5565/rev/athenea.2321>, 檢索日期: 2021.11.07)。

體現了彼此殊異的後災難時間。這些後災難時間，既交織了酷兒理論對於常規化身體（及其體現的主流常規時間）的檢視與偏離，也包含了後人類理論著眼於人的身體物質性如何和非人他者形構為賽伯格式的主體，從而也偏離了人類中心的時間模式。本文分別將三本小說呈現的「裂島時間」稱為「迴路」、「倒退」和「糾纏」。在進入這三種裂島時間的分析之前，我想先以「災難」和「島嶼」為軸心，回顧台灣科幻文學的研究和發展。如此，我將勾勒出「裂島時間」的立論框架：「裂」對應到「災難」（災難導致人體和島嶼變形）、「島」對應到「台灣島（空間）、台灣科幻（文本種類）」、「時間」對應到上述的後人類酷兒時間觀。《2069》、《零地點 Ground Zero》、《複眼人》將被放置在如此的脈絡中討論。

二、「災難」和「島嶼」的概念化

目前台灣科幻文學的研究有以下三種面向。第一，台灣科幻文學如何反映、預示、批判台灣政治與經濟等社會情況，如林建光之〈政治、反政治、後現代：論八〇年代台灣科幻小說〉。第二，「科幻小說」作為類型疆界的不確定性，如紀大偉〈色情烏托邦：「科幻」、「台灣」、「同性戀」〉、林建光〈主導文化與洪凌、紀大偉的科幻小說〉等。第三，科幻文學中的異質身體以及末日想像，如何顛覆既定疆界（尤其性和性別的疆界），如洪凌之〈幻異之城·宇宙之眼·魍魎生體：分析數部台灣科幻小說的幻象地景與異端肉身〉等。這三個面向皆集中於台灣科幻的寓意和界定，並且所分析的文本皆為 2000 年以前的作品。換句話說，台灣科幻研究目前還有待開發「議題導向」且「2000 年後的作品」。³

若觀察近現代台灣科幻，「災難」是個不可忽視的常見議題。在〈台灣生態小說的浩劫啟示〉中，范銘如從生態文學的角度，拉出一條從宋澤萊《廢墟台灣》、伊格言《零地點 Ground Zero》、吳明益《複眼人》的文學系譜。其中，

3 陳國偉在〈第四章 銅像城外銀河滅——科幻小說〉也梳理了台灣科幻的系譜，雖然有將 2000 年後的科幻納入討論，但「議題導向」不是該篇論文的主軸。陳國偉，〈第四章 銅像城外銀河滅——科幻小說〉，《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1，頁 145-194）。

范銘如梳理出台灣文學從政治到生態的轉向，並且指出這些描繪生態浩劫的小說對於現實社會的積極介入。由於范銘如是從整體台灣文學的脈絡觀察文本中的生態災難，因此並沒有將文本範疇鎖定在兩千年後科幻作品，也沒有理論化這些作品和生態、災難之間的關聯。

另外，從台灣科幻的發展脈絡來看，當代文本特意凸顯災難之中「島嶼」和「人體」的交纏；這種特殊性，也是過往台灣科幻發展過程中少見的。除了宋澤萊《廢墟台灣》（1985）、平路〈驚夢曲〉（1985）等零星作品，綜觀台灣科幻，似乎沒有一個時期像兩千年後的科幻一般，頻繁出現災難導致台灣島和人體之間相互映照的變動關係。⁴除了本文將討論的三本科幻，另外同為兩千年後的科幻小說如《墟行者》、《猛暑》等，同樣觸及發生在台灣島的災難。不過此二文本較著重如何在災後的變異時空贖回過往的記憶，需要另立他文處理。但是，可以確認的是，這些出現於兩千年後的科幻作品，都隱約指向特定的主題（災難、島嶼、身體），也有待研究的介入和概念化。

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本文建立起和既有研究不同的目標：本文並非止於指出台灣科幻所呈現的災難，而是要將台灣科幻的災難概念化。本文提出的「裂島時間」，不只意圖在當代科幻標誌「台灣科幻」的特殊性，也有助於在台灣科幻的發展歷程中，標示「當代科幻」的特殊價值。兩千年後的台灣科幻所想像的災難，具備了某種「災難特殊性」。而此特殊性，就是島嶼、身體、時間性共構的關聯性——也就是時間與空間（島嶼）的交互關係。島嶼如何改變形態，和災難之後

4 關於台灣科幻的發展脈絡，可參考前述提及之林建光〈政治、反政治、後現代：論八〇年代台灣科幻小說〉，《中外文學》31卷9期（2003.02），頁130-159。此文除了分析八〇年代台灣科幻小說的兩種軸線，也觸及七〇年代以張系國、黃海為首的科幻發展。而在林建光的〈主導文化與洪凌、紀大偉的科幻小說〉，《中外文學》35卷3期（2006.08），頁79-108，則分析九〇年代主導文化與科幻場域相互建構的歷程。類似地，在科幻場域的界定上，紀大偉的〈色情烏托邦：「科幻」、「台灣」、「同性戀」〉，《中外文學》35卷3期（2006.08），頁17-48，也討論了「台灣」和「科幻」的疆界流動。另外，陳國偉也以「類型文學」為軸線，追溯了台灣從戰後至當代的科幻歷程（見註3）。楊勝博的〈國族、日常、後人類：戰後台灣科幻小說的空間敘事〉（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也完整爬梳台灣戰後科幻的外來譯介和本土發展。

的非線性時間樣態，相互呼應，也相互牽連。更進一步說，在台灣 2000 年後的科幻中，島嶼不再只是災難發生的背景，而是讓時間發生異動的前景。島嶼並非客觀、中性、固定不變的存在。

在加拿大文學評論家謝爾（Marc Shell）所著的《島嶼學：地理，修辭，政治》（*Islandology: Geography, Rhetoric, Politics*）一書中，他指出「島嶼」遠遠不是中性的地理指涉。謝爾一反主流島嶼研究中（island studies）偏重歷史和地理實證主義，轉而強調「島嶼」——如同所有人類社會中的概念——本身是一個被發明、被界定的概念。島嶼是「被再現」、「被定義」的，而非「本質上的存在」。舉例而言，謝爾引用邏輯學家維恩（John Venn）的辯論：在定義的層次上，如果把島嶼界定為「沿著海岸線環狀航行，最終回到起點，並且宣稱其為島嶼」；那麼麥哲倫從葡萄牙繞行地球一週而回到葡萄牙，在定義上，也能將地球界定為島嶼。⁵因而，關於存有的問題，終究都是關於邊界的提問：「島嶼學所關乎的並不是島作為島的事實——畢竟，哪一個陸塊不是島嶼？——而是關於一個假設，假設能夠就個體和政治而言，去思考自然的島嶼條件。」⁶也就是說，島嶼並非地理學上的事實，而總是關於在不同時空脈絡、不同文本的不同界定。

本文試圖以謝爾的「島嶼學」視角來看待台灣科幻小說的島嶼，且同樣認為小說中的台灣島，不應該只被視為地理背景，而應該被視為「概念」。尤其在科幻的時空假設之中，文本當中的存在物，不應該只被視為「某物的再現」，也應該開展出朝向概念化的，哲學思考的維度。正如陳瑞麟所言，科幻和哲學在陳述和主題上時常共有類似的結構。例如，科幻的核心之一即是哲學中的「條件陳述」，也就是「若 P 則 Q」的公式。科幻探討的是在現實中未實現之事而如果實現了（若 P），那麼將會開展出如何的故事（則 Q）。⁷本文認為，這類假設性

5 Marc Shell, *Islandology: Geography, Rhetoric,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10), p. 13.

6 同註 5，頁 247。筆者翻譯。

7 陳瑞麟，〈科幻與哲學的親密關係〉，葉李華編，《科幻研究學術論文集》（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12），頁 25-26。

的提問，其中使用的人事時地物，不盡然是現實的指涉，更具備了邏輯和語義推演的概念。就像量子力學的思想實驗一樣，這類實驗在被提出的當下不見得有足夠的實證物質條件可以驗證，但在量子力學的學科脈絡中，可以被推論和辯證。重點不在於「薛丁格的貓」是否存在、是否會成真，而在於這個思想實驗的提問，讓人能夠論證「量子疊加」的事實。⁸那麼，本文分析台灣科幻小說的「島嶼」，也不盡然關於台灣島的文學再現，而更是以島嶼為「概念」提出的，既科幻又哲學的「若 P 則 Q」條件句：如果島嶼發生異變（若 P），那麼會發生什麼事？本文提出的「則 Q」即為：島嶼上的時間性也會隨著島嶼一起異變。如此的異變，本文稱為「裂島時間」。

綜觀目前相關的學術成果，本文發現（一）2000 年後的台灣科幻尚待研究，並且（二）台灣科幻所涉及的「災難」，還留有理論化、概念化的空間。因此（三）本文將著重分析三本 2000 年後的台灣科幻，並以「島嶼」為概念核心，觀察這三個文本所呈現的後災難（post-apocalyptic）非線性時間。本文同時留意，時間並非抽象、中性、客觀的存在，而總是「體現」的——對於時間的觀察和分析，必定要以時間作用在特定的物質狀態才能確立；物質包括島嶼、人與分人的身體、零件、或是使用的物件。因而，接下來的分析，不只會觀察小說中的島嶼如何裂解，也要考量島嶼上的人群、人體、物件如何因災難而分裂或重構。這些物質（人體和島嶼）分裂和重構的模式，體現了時間性分裂和重構的模式。

以下將分別分析《2069》、《零地點 Ground Zero》、《複眼人》三篇小說的裂島時間，並且指出這三本小說中毀壞的島嶼，各自具備「迴路」、「倒退」及「糾纏」三種不同時間性。

三、《2069》的「迴路式」裂島時間

高翊峰的《2069》是本高度寓言化的小說，並以碎裂島嶼展開敘事。小說描

8 關於量子力學中思想實驗的理解，筆者參考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07), pp. 100-101.

述一座島國「悠托比亞」——烏托邦（Utopia）的音譯——因為「裂島地震」導致島國北部斷裂成更小的島「曼迪德特區」（Man Died Zone，人死之區）。這個小島特區因為其上的核電廠也受到裂島地震破壞，而蒙受嚴重核災。曼迪德特區居民因嚴重的輻射病，必須仰賴醫療器材維生，或是不斷接受長期的醫療管制才能續命。裂島地震造成的災害過於嚴重，以致於悠托比亞國必須將曼迪德特區託管給四大強國，由四大強國給予經濟、醫療和技術救援，才能重建。相較於稍後將提及的《零地點 Ground Zero》和《複眼人》皆明確將故事設定在台灣島，《2069》雖未指明悠托比亞島為台灣島，但是小說描述悠托比亞島的地理景觀（東部海岸斷崖）、地質歷史（東邊海岸的地殼運動）、以及曾經發生在 1999 年島國中央的地震（影射 921 地震），都讓人聯想到台灣。⁹ 而介入曼迪德特區管理的四大國，則分別讓人想到中國、美國、日本、韓國。¹⁰ 現實中這四大強國都對台灣有深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而小說中被託管給四大強國的曼迪德特區，以及因託管而矮於四大強國的悠托比亞，都讓小說的科幻寓意浮現得鮮明：災難所造成的分裂的不僅僅只是島嶼，而更是被國際強權分割的主權和治理。

迴路式裂島時間和這種既被分割又被多重介入的狀態息息相關——島上人民的身體即是如此。他們因為核輻射需要接受治療，而治療方式為「四國免費贈與的人造器官進行移植手術」。¹¹ 小說主角達利的母親，她的身體便是由許多人造器官拼湊而成：耳朵、骨盆皆為人造，左腳為義肢，也更換過部分人造臟器。¹²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人造器官，往往來自不同的國家。小說中，曼迪德特區上曾經發生針對託管時間過長的抗議。這次抗議行動波及一名夫爾斯國的警衛，而這

9 高翊峰，《2069》（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公司，2019.11），頁 12、15。

10 小說往往在人物名字上洩漏玄機。例如來自賽博國的角色叫做「櫻子」（讓人聯想日本）、來自普拉斯提國的角色叫做「金秀智」（讓人想到韓國），而一位由夫爾斯國和黑客國混血的警官叫做「王東尼」（並且這兩國都擁有強大的間諜網及網路駭客技術，讓人聯想中美資訊戰）。不過小說的寓意如何對應當今台灣和國際局勢並非本文的焦點，因此上述筆者的聯想並不代表小說是否真的有意指涉這些國家。

11 同註 9，頁 153。

12 同註 9，頁 16、25。

名警衛隨後接受了特區機關全額負擔的器官移植：「賽博國最先進的人造義眼，也移植普拉斯提國提供的全新皮膚和頭部毛髮」。¹³ 這名警官的生命政治和身體構成，是受到四國的同時介入和管理。他的身體像拼裝車一樣，由不同國家提供不同身體部位；而他的生命是仰賴四國共管的「特區機關」的金援，才得以維持。另外，「身體被多國介入和管理」的狀態，不只出現在人類身上，也出現在非人類身上。《2069》的主角達利，是一名由賽博國生產的生化人，用以照顧曼迪德特區上的年老居民。然而，這具由賽博國生產的身體，卻被黑客國所生產的病毒駭入作業系統，導致記憶混亂。因此，如同前述的夫爾斯國警衛以及達利母親，達利這位人造人的身體，也成了四大國之間科技競賽的體現。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被四大國介入、如同法蘭根斯坦的怪物一樣被拼裝的人與非人，也共同拼湊了偏離常規的核心家庭。小說中，達利不止照顧受輻射污染的病人和老人，也被「指派」為一對老夫妻的「兒子」。這對老夫妻，由於曼迪德特區實施的「零誕生計畫」，而被禁止「自然生育」。原因是，他們的身體因為核輻射而產生基因變異，為了不讓他們繁衍帶有基因疾病的後代，也為了控制特區的人口數量，特區機關禁止特區住民自然生孕。¹⁴ 作為補償，特區機關會「指派」特定的巡護員為某一家人的「孩子」。達利所被指派的母親，如前所述，是由多個四國提供的人造器官組成的賽伯格；他被指派的父親，雖未遭受核污染，卻因為中風而成為仰賴醫療器材維生的植物人；而他的「妹妹」莎樂美則是一個機型老舊的性愛機器。

這個看似「一夫一妻、一兒一女」的核心家庭，在性別的組合上看似服膺異性戀傳統；然而，其酷兒性不在於性別的組合模式，而在於人和非人、有機體和無機物的組配，如何戲仿典型的、全由人類組成的核心家庭，同時不遵從核心家庭的「再生產」任務。也就是說，這樣一個東拼西湊的核心家庭，看似重複了異性戀常規，其實是偏離了異性戀常規預設的時間觀——透過再生產而維持線性進

13 同註 9，頁 32。

14 同註 9，頁 40。

步時間。達利的父母都無法（或被禁止）生孕，而身為非人類的達利和莎樂美，也不具備生孕的功能。甚至，小說中唯一一位具有生孕功能的非人類，也就是另一個生化人卡蘿，儘管她的身體因人體實驗的需求而被特區機關安裝「人造子宮」，也懷上了小孩，最後仍然遭達利摧毀。¹⁵

《2069》所想像的災難世界中，象徵「有未來」的孩子已經在上述支離破碎的島嶼、國家、人體和家庭關係中被徹底否定。在《無未來》（*No Futures: Queer Theory and the Death Drive*）一書中，美國酷兒學者艾寶曼（Lee Edelman）指出，異性戀常規的線性時間往往依賴「孩童」來維護。在異性戀常規的主流文化論述中，孩童往往被賦予純真、「有未來」的象徵意義。專研科幻小說中災難和孩童的美國學者謝頓（Rebekah Sheldon）也在《未來的孩子》（*The Child to Come: Life after the Human Catastrophe*）提到，孩童在災難的再現中，總是擔負著「傳遞和散佈人類物種」的意義。在一個島嶼和主權被分割的國家，存在著由身體支離破碎的人類和非人類組成的家庭，《2069》因而擬仿且質疑了人類中心的「正常」核心家庭（及其負載的「正常」時間觀）。當破碎的身體、家庭、國家、土地都無法朝向再生產、永續生存的未來，且象徵未來的孩童也無從存在，這座破裂的島嶼所體現的時間，就不再存有「未來」。

在《2069》所想像的「無未來」裂島上，時間不但無法依循人類中心的再生產常規的運行，甚至被困在循環的迴路當中。例如接受移植人造器官的人民，他們的生命是以人造臟器的保固時間來循環計算。只要人造器官能夠運作，他們就能繼續活下去，因而他們大多長壽到看不見死亡。在這個層面而言，被剝奪死亡

15 審查委員提醒《2069》的家庭想像是否仍有「異性戀常規」的疑慮：因為達利一家顯然仍是「一夫一妻、一兒一女」的組成模式。在此必須說明，文本並未提及曼迪德特區的家庭是否「必須」以此模式組成。意即，文本並未預設「完整家庭」的模式。達利身處於「一夫一妻、一兒一女」家庭並不等於小說的世界觀是異性戀常規的預設。然而，小說明確指出曼迪德特區的家庭會將生化人指派給人類伴侶當作小孩，也指出特區上的人類住民仰賴人造臟器及機械維生。因此，我們無法從達利一家推測文本的家庭想像是否為異性戀核心，但是可以確切論證曼迪德特區的家庭皆為人機組配。因而，《2069》的酷兒性不存在於性機制（sexuality），而在於家庭由人與非人、有機身體和無機物件組成——也就是本文第一節提到的酷兒理論的機械性（machinic）轉向。在此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點。

的人民，也失去了線性時間中「未來」的向度。¹⁶而身體和記憶也是被東拼西湊而成的達利，最終發現他的記憶體是由「乙太」構成。而「在乙太裡，時間是不具備意義的。這也意味，時間並沒有線形與否的問題。時間不存在乙太這個介質，時間因此靜止不動。如此困住時間，時間才得以解放，形成重複意義上的自由。」¹⁷小說最終，達利選擇將自己的記憶體重置，回歸於「零」，也就是整本小說的最開始。這也意味著敘事的時間，在小說中，是以反饋迴路的形式構成。

《2069》以無未來的世界觀且時間復返的敘述模式，展現了偏離人類中心常規的另類時間。此另類時間，建基於島嶼發生災難而分裂的狀態，並且島嶼的分裂性，對應到了島嶼主權被多個列強切割的命運；而主權的四分五裂，又對應到島嶼上人與非人的身體和生命政治的裂解和拼湊。小說中這些重層意義的切割和拼裝，使得曾經堅固的人類中心常規線性時間，碎散為被身體物質性（人造器官、乙太）困住的、沒有未來只有迴路的裂島時間。

四、《零地點 Ground Zero》的「倒退式」裂島時間

和《2069》類似，《零地點 Ground Zero》（以下簡稱《零》）也以天災引發核災作為災難敘事的主軸。不同的是，《2069》充滿未來性、幻想性的託寓，《零》則將科幻根植於台灣現實。出版於2013年，《零》直接面對當時台灣的核四爭議，並且以此為基礎，提出科幻條件句（若 P 則 Q）：如果核四毀損，台灣將變得如何？既有研究大多集中討論《零》的政治批判潛能和小說介入社會的倫理意涵，本文試圖進一步指出，《零》所虛構的科幻條件（若 P：如果核四損毀），指向的是（則 Q）「一分為二的島嶼和時間」。¹⁸

16 小說提及人造臟器正常運作有 50 年的保固。（高翊峰，《2069》，頁 155）而其中一位選擇自主死亡（安樂死）的住民已經高齡 102 歲，且才換過人造心臟 2 年，因而這位住民的死亡是小說推進的疑點。（高翊峰，《2069》，頁 16-17）。另外也有一位從輻射病治癒的住民表示，在接受器官移植的治療期間，他並不感覺到死亡，反而是「健康之後，我才知道自己真的開始慢慢靠近死」。（高翊峰，《2069》，頁 153-154）。

17 高翊峰，《2069》，頁 326。

18 關於《零地點 Ground Zero》的既有討論，請參考范銘如，〈台灣生態小說的浩劫啟示〉，崔末順、紀大偉、吳佩珍主編，《生態與旅行：台日韓當代作家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8.09），頁 9-12。

《零》描繪颱風造成核四損毀後的台灣，同樣也和「分裂的島嶼」息息相關。《零》的分裂島嶼，並不是像《2069》那樣，從土地裂開的島，而是被核災禁制區分裂的台灣島——核災禁制區的邊界，像一條切割線一樣將台灣島一分為二。北台灣由於位在核四周邊 25 公里內，必須將所有居民和政經資源全數遷出，因而從現實的繁榮首都「退化」為一片廢墟；而南台灣則以台南為中心，重新建立起新的政經發展區，因而從現實的慢步調旅遊文化區，「進步」為新興的經濟重鎮。由此可以發現，《零》透過「核四發生災變」的科幻假設，反轉了現實台灣的時間：較高速的、在資本主義邏輯下不斷「進步」的大台北地區「退步」為無人的核災禁制區；而較慢速的，強調保存過往台灣文化的台南，反而「進步」得超越北部的廢墟，成為新的首都。也就是說，因為核災而導致的分裂島嶼，也將島上的時間性切割為一端退化、一端進步兩種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島上「進步」和「退步」的分裂，並非複製線性時間觀中「前進的現代社會」和「被拋下的蠻荒世界」的二元對立。因為，居住在「退步」的北半島的人，並非「被拋下」，而是以「自願退步」來抵抗進步時間。小說呈現一所位在北台灣的身心障礙孩童療養院，來作為「抵抗進步／自願退步」的體現。在核災發生之後，這所療養院的眾人不但沒有跟從政府指示往南遷出核災輻射區，反而更往北部的深山中隱居，和外界斷絕聯繫。不往南遷，也就意味著不接受治療；因此，療養院的照護者及身心障礙兒童，大多因核災而承受核輻射病。照護者們早已在障礙孩童身上看見主流的、進步的文明如何將障礙孩童排除在外，而如今的核災，也是進步的意識形態所造成。因此他們決定不再相信文明，不再「進步」，而寧願「退居」山中過著自耕自足的生活。¹⁹

更精準而言，療養院眾人所抵抗的，是「編年常規」（*chrononormativity*）。根據美國酷兒學者弗里曼（Elizabeth Freeman），「編年常規」是主流文化將時間轉化為身體事實的生命政治控管，為的是榨取出每一個身體最大的生產性，

19 伊格言，《零地點 Ground Zero》（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3.08），頁 59、260-264。

以利整體社會的進步。從學校和公司的朝九晚五，到規訓女人身體的「適婚年齡」，甚至行事曆、日曆、時區或是腕錶，都是將制度化的時間（由人的社會文化所制定的時間）強加在個體身上。當這些個體性的控管延伸到整個群體，就成了控管人口的手段：個人的身體必須和整體社會的時間計畫同步，同步到像是身體「自然如此」，才能產生和社會的歸屬感。編年常規收編每一個可以跟上的個體，並且排除許多因為貧困、種族、性和身心障礙而無法跟上的人，使他們永遠被懸宕在「與社會不同步」的困頓中。²⁰

在《零》中，由政府主導，將所有人從退步的北部遷移至進步的南部，這個遷移路線象徵主流社會強調進步和生產的時間線，也就是小說中的編年常規。而跟隨這個編年常規南遷的人民，也進入醫院治療輻射病。²¹ 這些進入「進步的南半島」的身體所朝向的，是被治癒的、健全身體的（able-bodied）進步性未來，也就是身心障礙研究者葛蘭－湯姆森（Rosemarie Garland-Thomson）所謂的「治癒的意識形態」（ideology of cure）——一種認定疾病和障礙都必須被治療，才能回歸「正常」社會的強迫性想像。²² 追隨編年常規的人們努力累積財富和健康，作為重新加入再生產未來的資本；相較於此，留在北部深山的療養院眾人，待在「退步的北半島」，他們的身體所體現的時間性，是不治療、不進步、不受資本主義收編的退步時間。療養院眾人抵抗編年常規時間，任由身體隨著核輻射和身心症的病程退化。

退化的時間除了體現在療養院的照護者和身心障礙兒童身上，也體現在男主

20 Elizabeth Freeman, *Time Binds: Queer Temporalities, Queer Histories*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11), pp. 3-5。另外關於編年常規的討論，也參考美國酷兒科幻小說研究者 Alexis Lothian 的專著 *Old Futures: Speculative Fiction and Queer Possibil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8. 09), pp. 11-12。

21 同註 19，頁 46-49。

22 Rosemarie Garland-Thomson, "Integrating Disability, Transforming Feminist Theory," Lennard J. Davis ed.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 5th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11), pp. 257-274。筆者得知「治癒的意識形態」，是來自紀大偉，〈情感的輔具：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文化研究》15 期（2012 秋季），頁 87-116。

角林群浩身上。林是核四工程師，事發之後他在南部的醫院醒來，且發現自己的記憶缺損。他循著線索往北部移動，找到療養院和女友小蓉重逢之後，才知道真相：他因為核輻射而一度身心退化為幼兒階段，被小蓉送到南部的醫院治療，而小蓉在事發前已懷上他們的孩子，但因為核輻射，孩子成為畸形兒，因此小蓉選擇將退化為兒童的林留在南邊，自己退居到北部的療養院。這段敘事呈現了三種退化的時間。第一，林群浩從南往北移動，是由進步往退步移動，也就和政府主導的南遷、進步的計畫方向相反；第二，林群浩的心智一度從成人退化為幼童；第三，林群浩和小蓉生下心智障礙的孩子，而這孩子如同療養院的其他障礙兒童，不會加入主流社會的進步文明。²³

《零》透過核災所展現的裂島時間，是倒退的時間。島嶼因為核災而分為進步的南邊和退步的北邊，退步的北邊又住著抗拒進步常規的退化身體，而核災也導致林群浩的身心退化，以及朝向退步的北邊移動。從島嶼到人體的退化，都扣合著《零》作為一本介入現實的科幻小說，所提出政治寓言：核四災難是人類文明過度進步的倒退反噬。

五、《複眼人》的「糾纏式」裂島時間

《2069》的島嶼是從土地裂開，《零》的島嶼是土地被核災禁制區劃分為兩半；至於《複眼人》的「裂島」，指的是台灣島和垃圾島遭遇之後，既分裂又重組的動態過程——也就是動態的劃界過程。垃圾島是在1997年就在北太平洋被發現的，漂浮在海上的巨大垃圾堆。²⁴垃圾島的形成是由於人類長期丟棄無法分解的垃圾，經過洋流的作用聚合而成。從發現之後十餘年來人類仍然無法處理這些大量的廢棄物，並且這茁壯的垃圾島又分裂成數個，其中一個順著洋流漂向台灣，最終因颱風帶來的海嘯，而撲上台灣東部的花蓮沿海岸。垃圾島撞上台灣島

23 同註19，頁267-279。

24 吳明益，《複眼人》（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公司，2016.06），頁148。

後，台灣東部海岸面臨嚴重的污染，以及海洋生態系的改變。²⁵

值得一提的是，兩島遭逢之後，島與島之間的界線，形成了巴芮德（Karen Barad）所謂的「內在互動」（intra-action）的不斷劃界過程。根據張君玖的解釋，「內在互動」和「互動」（interaction）不同；內互動並未預設兩個物體之間的界線是穩定清楚的，而總是在關係當中的內在行動。²⁶此內在行動，在小說當中，呈現為各種人與非人的能動性所形構的動態海岸形貌。小說提到，在垃圾島撞擊台灣島之後，雖然沿岸居民和技術人員不斷清理垃圾，但隨著海流，不久後又會有另一批再被沖刷上岸。²⁷此外，小說多處提到海洋因為化學物質而改變顏色，以及海岸邊有動物屍體、發臭等現象。²⁸這些現象都呈現了人與非人能動者，在關係（兩島遭遇）的內在互動。人類的能動性將垃圾和土地分離（劃分台灣島和垃圾島的界線），同時海洋的能動性又讓垃圾和土地接合（模糊台灣島和垃圾島的界線）；與此同時，海洋顏色的改變說明了化學物質的聚合和反應、動物屍體腐爛發臭，則說明了微生物的新陳代謝（這些都是粒子、細胞之間不斷分裂又重組的過程）。這些動態過程，都涉及從微觀（化學物質、微生物的細胞）到巨觀（人類肉眼可觀測的垃圾）的內在行動。在內在行動中，「裂」作為一種邊界的劃分，永遠是複數的、動態的、且不斷形構又不斷消解的。就如同小說將兩個島嶼之間的界線呈現為不明且不斷變動的形貌。

更進一步說，台灣島和垃圾島的遭遇，形成的是有機體和無機體、生物和非生物、時間與空間彼此之間沒有單一而明確界線的糾纏（entanglement）。這裡提到的糾纏，同樣是受巴芮德啟發。以垃圾堆積為例，加拿大學者賀德（Myra J. Hird）就使用了巴芮德的概念來解釋垃圾掩埋、廢棄物、輻射垃圾如何被理解為一種「動態的糾纏現象」。賀德指出，垃圾遠遠不是恆定、被動、順服於人類的

25 例如科學家指出「海岸要一百年以上才能恢復舊貌」（同註 24，頁 220）；小說提到海洋的生物無法在垃圾污染下生存，「只有一些無脊椎動物會勉強活下來」（同註 24，頁 339）。

26 張君玖，《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6.07），頁 137。

27 同註 24，頁 284。

28 同註 24，頁 187、207、219、274-275。

「待在那裡的物質」；事實上，垃圾堆中難以計數也難以被全面理解的繁多細菌持續不斷地消化和代謝垃圾，而垃圾堆中如果有核廢料，也將牽涉到輻射半衰期如何影響整體垃圾堆的動態。而在人為的層次上，賀德也指出，「什麼東西算是垃圾」、「垃圾如何分類」、「何種垃圾如何處置」，這些問題背後都牽涉大量的特定知識體系和物質系統，例如大量生產和消費的研究、厭氧消化、全球運輸和通訊、數據模型等。²⁹ 因此，「一堆垃圾」並不是垃圾自然而然、無需解釋的堆積，而是經由特定的「測量」（也就是，專業知識對特定對象的理解），加上生物（細菌）和非生物（原子）的能動性，所形成的「動態的糾纏」。³⁰

《複眼人》中不斷變動的海岸樣貌，就對應到賀德所謂「垃圾並非靜態物」之說——不止垃圾島裡的細菌都在不斷新陳代謝（也因而海岸出現動物的腐屍、以及發臭等現象），海洋的能動性也讓和垃圾島糾纏的台灣島成為一個不斷變貌、動態的存有。另外，小說也提到各種專家來到充滿廢棄物的海灘，進行研究和分析。³¹ 這也如同賀德所言，面對大規模的垃圾，需要大量而駁雜的專業來判斷如何處置。

賀德的實證科學式的「動態糾纏」之說都能在《複眼人》中找到對應；不過，我也要以《複眼人》的文學表述來補充「糾纏」的複雜性。也就是說，《複眼人》所呈現的糾纏，不只是垃圾堆中具體的細菌、形態、化學成分等等，也包括了抽象的時間——也就是本文所謂的「糾纏式」裂島時間。

事實上，台灣島和垃圾島的遭遇，促成了三種時間的相逢。這三種時間，分別是台灣島的現代性時間、瓦憂瓦憂島的前現代時間、以及垃圾島上超過人類個

29 在賀德文中，她使用的是巴芮德提出的「能動的切割」（*agential cut*）這個概念。但是這背後牽涉許多和本文沒有直接關聯的理論和知識背景，例如量子力學的實驗過程、以及巴芮德提出的存有知識論（*ontoepistemology*）立場，因此本文先不贅述。另外，筆者對於巴芮德理論的理解，是受張君玫的論著啟發：張君玫，〈人類世中的女性主義：立足點、地方與實踐〉，《中外文學》49卷1期（2020.03），頁13-60；張君玫，〈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頁134-139。

30 Myra J. Hird, "The Phenomenon of Waste-World Making," *Rhizomes: Cultural Studies in Emerging Knowledge* Issue 30 (2016). (來源：<https://doi.org/10.20415/rhiz/030.e15>，檢索日期：2021.10.28）。

31 吳明益，《複眼人》，頁219。

體存有的時間。垃圾島上載著一位來自太平洋小島「瓦憂瓦憂」的少年阿特烈，他隨著垃圾島來到台灣，並且和居住於東海岸的台灣女性阿莉思相逢。台灣島的現代性時間，具體呈現在阿莉思的生命：她按照典型的現代性時間受教育、結婚生子、爬升到大學教授這類菁英位置。瓦憂瓦憂島的前現代時間呈現為阿特烈的生命：他的人生開展肇始於家族中的次子必須在「第一百八十次月圓」時出航。這種瓦憂瓦憂島民習慣的計算時間方式，是一種沒有現代化的時間刻度（日、月、年、季節等計量單位）的前現代時間（他們只以日月更迭的「次數」來算時間）。垃圾島則呈現了超越人類的漫長時間性：挾帶人類共同記憶（過去）、一次性災難（現在），並且將持續存有到許多世代之後（未來）。如同前述，垃圾島從 1997 年就形成，而每一個無法被自然分解掉的垃圾，都挾帶著使用者當時的故事。³² 正如同小說中的國際媒體報導「在那個巨大的垃圾渦流裡，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一生中使用過的東西」。³³ 小說中的垃圾渦流，藉由「廢棄物」的意象，連結到「人類的集體過去和記憶」這樣的想像。同時，由於廢棄物的存有時間遠遠長於人的有限生命，小說中的科學家也指出「海岸要一百年以上才能恢復舊貌」，因而這個垃圾島同時也成為延伸到無盡未來的存有。³⁴

這三個島嶼、三種時間性的遭遇和糾纏，最後具體化為阿特烈航向未知未來的船。阿特烈原先從瓦憂瓦憂島出航的工具，是「泰拉瓦卡」，那並非現代性／文明定義的船隻，而只是可以讓人載浮於海上的器具。³⁵ 在他和阿莉思共處一段時間之後，再度決定出航時，他造出的是「一種船」，「阿莉思覺得這船的主要結構很像達悟族的拼板舟，只是上頭加了個遮雨棚」。阿特烈是依照阿莉思帶給他的書學做的。並且，這艘新造的船，混雜了台灣島上的自然資源，以及垃圾島帶來的人造物：「（船）是用山上的數種木頭，和一些海邊回收的垃圾所組合起

32 同註 31，頁 218-219。

33 同註 31，頁 95。

34 同註 31，頁 220。

35 同註 31，頁 24-25。

來的」。³⁶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島、垃圾島、瓦憂瓦憂島彼此相輔相成：台灣島（阿莉思）給予阿特烈現代化的造船資源、知識、文化；垃圾島給予他從不同時空遺留下來的材料、瓦憂瓦憂島的前現代習俗培養他製作航行物件的能力（因為他必須遵從習俗自己造船出海）。

賀德所分析的垃圾堆、以及《複眼人》中的垃圾島，都是動態的糾纏，而阿特烈所造的船，則是多重時間性的糾纏結果。不同向量的時間（現代性的知識、前現代的技術、承載各種時間的物件）共同形構了這艘船。《複眼人》因而展現了多面向的糾纏式裂島時間：自然上是台灣島和垃圾島的曖昧難分、文化上是台灣島的現代性（阿莉絲）和瓦憂瓦憂島的前現代性（阿特烈）遭遇和共處。多面向的糾纏式裂島時間又凝聚為阿特烈的船——同時承載了自然與文化、人與非人、有機物與技術物等的多重時間糾纏體。在垃圾島衝撞台灣、阿莉思和阿特烈的互動、以及阿特烈從台灣出航的這所有過程中，島嶼（無論是實體的或想像的）都不再是各自孤立於海上的單獨存有，而是作為時間糾纏的體現，也是不斷變動的糾纏現象。島嶼的碰撞對應到多種時間性的遭遇和聚合，這便是《複眼人》所展現的糾纏式裂島時間。

六、結語

本文提出「裂島時間」的概念，試圖理論化 2000 年後台灣當代科幻小說中的災難，並且在當代科幻中標示「台灣」，以及在台灣科幻中標示「當代」。本文分析的三本小說，以台灣島為主軸所呈現的時間和身體的交織關係，不僅將身體變異、災難等常見的科幻元素交織到台灣的脈絡中，也在台灣的文學文化歷史脈絡中，凸顯了當代台灣面臨的多重議題，例如《2069》涉及台灣的地緣政治、《零地點 Ground Zero》涉及台灣的核能爭議、《複眼人》涉及台灣的生態環境和族群議題。在概念的層次上，「裂島時間」顯現這些文本中，災難導致「台

36 同註 31，頁 342-343。

灣島的形態改變」如何對應到非線性時間的生成及運行。非線性時間則呈現於島上人與非人的身體、島上的物件、以及彼此之間形構的關係。也就是說，島上的物質性，便是裂島的非線性時間的體現。《2069》的碎裂島嶼對應到島上的身體和家庭的分裂和拼湊，這些身體和家庭被困在無未來的時間迴路中；《零地點 Ground Zero》中的台灣島被分為兩個時間向度，島上的人民也分為進步的身體和退化的身體；《複眼人》的台灣島和其他島嶼聚合，島上也就聚集了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以及橫跨時空的繁多物件。這些文化和技術的互動，產生出無法分割的糾纏關係（就像台灣島和垃圾島無法分割）；而此糾纏關係，具體化為小說最終那艘融合多樣技術、時間與文化的船。

本文的目標在於為台灣 2000 年後的科幻提取出系統化的概念：也就是試圖理論化「災難」、「島嶼」、「時間性」所交織出的「台灣當代科幻」獨特性。除了本次研究觸及的三本小說，其他同為 2000 年後的台灣科幻如《猛暑》、《墟行者》，也都是未來研究可以延伸觸及的文本。除了擴展台灣在地的「災難——島嶼——時間性」相關文本，在研究展望上，本文也期望以此關鍵字串為核心，連結其他生成島嶼、再現島嶼的華語語系科幻文本。如同本文最初提及的，如今科幻風潮盛起，尤其中國科幻更是不可忽視的浪潮。在面對中國科幻時，台灣科幻不該只尋求批判、抵抗中國性的二元對立，而應該尋求和華語語系區域的連結。³⁷ 如同詹閔旭所言，華語語系並非意在批判中華性等意識形態，而是強調「關係網絡生產出來的在地性（place-basedness），將台灣文學視為世界文學一部分的起點出發」。³⁸ 在此層次上，本文期望未來以「島嶼」作為理論化華語語系科幻的核心。更進一步說，島嶼是華語語系的具體化：華語語系文化大多散布於中國「大陸」之外的「島嶼」；或者，華語語系文化的分散性（而非離散），也像

37 關於華語語系採取的三元辯證邏輯而非二元對立邏輯，詳見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06），頁 40-41。

38 詹閔旭，〈華語語系〉，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03），頁 261-270。

是島嶼的零星分佈；並且，島嶼之間看似彼此相隔，卻在地殼深處相互連接——此連接性並非訴諸中心的、集體的、同一的，而是語言文化上不可彼此化約的親近性，也因而帶出了島嶼之間的可比較性。「裂島時間」期待未來能以島嶼作為華語語系文化、文學的具體連結基礎，形構比較式的（**comparative**）華語語系科幻網絡。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06）。
- 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03）。
- 伊格言，《零地點 Ground Zero》（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3.08）。
- 吳明益，《複眼人》（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公司，2016.06）。
- 高翊峰，《2069》（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公司，2019.11）。
- 崔末順、紀大偉、吳佩珍主編，《生態與旅行：台日韓當代作家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8.09）。
- 張君玖，《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6.07）。
- 陳國偉，《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1）。
- 葉李華編，《科幻研究學術論文集》（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12）。
- Alexis Lothian, *Old Futures: Speculative Fiction and Queer Possibil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8.09).
- Elizabeth Freeman, *Time Binds: Queer Temporalities, Queer Histories*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11).
-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07).
- Lennard J. Davis ed.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 5th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11).
- Marc Shell, *Islandology: Geography, Rhetoric, Polit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10).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林建光，〈政治、反政治、後現代：論八〇年代台灣科幻小說〉，《中外文學》31卷9期（2003.02），頁130-159。

——，〈主導文化與洪凌、紀大偉的科幻小說〉，《中外文學》35 卷 3 期（2006.08），頁 79-108。

紀大偉，〈色情烏托邦：「科幻」、「台灣」、「同性戀」〉，《中外文學》35 卷 3 期（2006.08），頁 17-48。

——，〈情感的輔具：弱勢，勵志，身心障礙敘事〉，《文化研究》15 期（2012 秋季），頁 87-116。

張君玖，〈人類世中的女性主義：立足點、地方與實踐〉，《中外文學》49 卷 1 期（2020.03），頁 13-60。

（二）學位論文

楊勝博，〈國族、日常、後人類：戰後台灣科幻小說的空間敘事〉（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三）電子媒體

Alexandra Alter, "How Chinese Sci-Fi Conquered America."（來源：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3/magazine/ken-liu-three-body-problem-chinese-science-fiction.html?_ga=2.88899611.1422297751.1621243761-570570004.1618641117，檢索日期：2021.10.25）。

Ben Child, "To ideology and beyond: will China's sci-fi movies plot their own course?"（來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20/aug/21/to-ideology-and-beyond-will-chinas-new-sci-fi-directors-plot-their-own-course>，檢索日期：2021.10.25）。

Frontiers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中國科幻專號（來源：https://journal.hep.com.cn/flsc/EN/volumn/volumn_3712.shtml#1，檢索日期：2021.10.25）。

Myra J. Hird, "The Phenomenon of Waste-World Making." *Rhizomes: Cultural Studies in Emerging Knowledge* Issue 30 (2016).（來源：<https://doi.org/10.20415/rhiz/030.e15>，檢索日期：2021.10.28）。

Wen Liu, "Feeling Down, Backward, and Machinic: Queer Theory and the Affective Turn." *Athenea Digital* 20:2 (2020.07).（來源：<https://doi.org/10.5565/rev/athenea.2321>，檢索日期：2021.11.07）。